

雨 果

布 格—雅 加 尔

魯 膺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 上 海

內 容 提 要

一七九一年在法國的殖民地聖多明各爆發过一次黑奴起义。雨果就以这次起义为背景,寫了布格—雅加爾这部小說。

布格—雅加爾是这次起义的一个領袖,他領導了一向被殘忍虐待的黑奴,向殖民者進行了勇敢的斗争,不幸由于力量不足等原因,最后起义失敗了。

雨果在这部小說里,不僅創造出布格—雅加爾这个光輝形象,而且揭露了殖民者的殘酷,对殖民主义提出了有力的控訴。

Victor Hugo

Bug-Jargal

根據 Nelson, Editeurs, Paris 版本譯出

布 格 — 雅 加 爾

雨 果 著

魯 膺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1150

開本 850×1185 耗 1/32 印張 5 11/16 總頁 2 字數 134,000

一九五六年十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十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7,000 定價(6) 0.60 元

布格——雅加尔

輪到萊奧保爾·道維奈上尉講的時候，他睜大了眼睛，向那些先生們承認，他真的不知道在他這一生里，有哪件事情值得叫他們注意的。

“不過，上尉，”亨利中尉對他說，“據說您出過門，見過世面；您不是到過安的列斯群島①、非洲和意大利、西班牙嗎？……啊！上尉，您那條癩腿的狗來啦！”

道維奈一驚，連雪茄烟都落在地上了。他連忙朝帳篷門口轉過頭去。這當口，有一條大狗一癱一拐的朝他跑過來。

狗跑過來的時候，把上尉的雪茄烟踩碎了；上尉沒有理會。

狗舔着他的腳，搖着尾巴，沒命的叫着跳着，接着就在他面前躺下來。上尉心里很激動，連呼吸都急迫了，他本能的用左手撫摸它，用另一只手把系在他下巴底下的鋼盔皮扣帶解开，一連說了几遍，“你來啦，萊斯克！你來啦！”最後他嚷道：“可是，是誰把你帶回來的呢？”

“上尉，請原諒我……”

幾分鐘以前，達戴軍士就撩起了帳篷的門帘，站在那兒了，他的右胳膊藏在上衣里，眼睛含着泪水，默默的望着這次冒險的結局。最後他才大着胆子說出這句話：“上尉，請原諒我……”道維奈抬起頭來。

“原來是你，達德②；鬼知道你怎么會的？……可憐的狗！我還

① 安的列斯群島：在大西洋、南美洲和北美洲之間。

② 達德是達戴的昵稱。

以为它在英國軍營里呢。你在哪兒碰到它的？”

“謝天謝地！上尉，瞧我樂得就跟您的侄少爺，在您叫他變拉丁字 cornu 的字尾的時候一樣，cornu，角；cornu，角的……”

“可是，告訴我，你到底在哪兒碰到它的？”

“我不是碰到它，上尉；我特地去找它的。”

上尉站起來，朝軍士伸出手去，但是軍士的手仍然藏在上衣里，沒有伸出來。上尉也沒有留意。

“事情是这样的；哪，上尉，自从可憐的辣斯克失蹤了以後，我就看出，請您原諒我這麼說，我就看出您有點兒不自在了。跟您老實說吧，我相信它沒有跟往常一樣，來分我那一份軍糧的那一天，老達德真差點兒像個小娃娃一樣哭出來。可是，謝天謝地，我這一輩子，总共只哭過兩次：第一次是在……那一天……”軍士不安的望望他的主人。“第二次，是第七聯隊的那個鬼班長巴達薩爾想起來教我削一桶洋蔥的時候。”

“達戴，”亨利笑着嚷道，“我覺着您好像沒有把您第一次流淚的情形說出來。”

“毫無疑問，老伙計，准是在你接受法國第一個擲彈兵拉·都爾·道維涅^①的擁抱的時候，”上尉一邊情意深切的問，一邊繼續輕輕的拍着狗。

“不是，上尉；要是達戴軍士哭的話，那只能是在他發命令向又叫比埃羅的那個布格—雅加爾開槍的那一天，您一定也同意這一點。”

道維奈的臉上罩上了一層愁云。他很快的走到軍士跟前，想跟他握一下手；可是，尽管上尉跟他握手是件非常光榮的事，達戴

① 拉·都爾·道維涅：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中的一個英勇的戰士，“法國第一個擲彈兵”是他的綽號，一八〇〇年被打死。

这个老头兒还是讓手藏在上衣里。

“是的，上尉，”达戴接着說下去，往后退了一兩步，道維奈用悲痛的眼光盯着他看。“是的，我那一次哭了；况且他真的值得我为他哭！他固然是一个黑人，可是火藥也是黑的，况且……况且……”

好心的軍士原想很体面的把他那古怪的比喻說完。在这个比喻里好像有些什么使他很满意；可是他又說不出來；可以說他就像一位將軍攻打一个防守很嚴的地方似的，从各个方向攻打他的思想，經過好几次的攻打，攻不下來，就解了圍。他沒注意到那些在听他講話的年輕軍官臉上的微笑，接着說下去：

“我說，上尉，您還記得那个可憐的黑人嗎？他正好在他的十个弟兄还在那兒的时候，上气不接下气的赶來了。的确，非把他們綁起來不可。当时，是我在發命令。他親自去把他們解开，代替他們，虽然他們不願意这么干；不过他真剛强。啊！他真是一个男子漢！簡直是一个直布罗陀①！后来，上尉，他站在那兒，挺直身子，就像他要参加跳舞似的。他的狗——就是这个辣斯克知道別人要怎么对付他了，就朝我的喉嚨直扑過來……”

“达德，”上尉打断他的話，說，“平常你講到这段故事总是要摸摸辣斯克；瞧它在怎么看你。”

“您說得对，”达戴說，有点發窘；“它在看我，可憐的辣斯克；不过……瑪拉格丽达老婆婆告訴过我，用左手摸狗会不吉利的。”

“那末，干嗎不用右手呢？”道維奈詫异的問，这才第一次注意到达戴的那只手藏在上衣里，注意到他的臉色發白。

軍士顯得越來越不安了。

“上尉，請原諒我，这是……您已經有了一条癩腿的狗，我怕您

① 直布罗陀：英國殖民地，位于西班牙南端，是一軍港，防守堅固，此处借來形容布格-雅加爾的剛强。

臨了還要有一個只有一隻手的軍士。”

上尉從他坐的位子上跳起來，問：

“怎麼？什麼？老達戴，你說什麼？一隻手！讓我看看你的胳膊。一隻手！老天呀！”

道維奈哆嗦着；軍士慢慢的拉開他的大衣，讓他的長官看他那條用血迹斑斑的手絹裹住的胳膊。

“啊！我的天！”上尉小心翼翼的解開手絹，低聲的說。“可是，老伙計，你總得告訴我吧？……”

“啊！經過很簡單。我跟您說過，自從那些可惡的英國人搶走了您這條好狗，可憐的辣斯克，布格……的狗以後，我就注意到您很傷心。光這一點就夠了。今天我下了決心，哪怕要了我的命，也要把它找回來，好讓您今天晚上好好的吃一頓飯。因此，我先打發您的衛兵瑪特萊把您的禮服刷刷好，因為明天要作戰了，然後我悄悄的溜出了營地，只帶了我那把軍刀；我為了能早點到英國軍營里，從一道道籬笆上鑽過去。我還沒有到第一道壕溝，請原諒我這麼說，上尉，就在左面的一個小樹林里看到了一大群穿紅衣服的士兵。我悄悄的向前進，去偵察偵察他們在幹什麼，他們沒有防到我，我在他們中間發現了辣斯克給拴在一棵樹上，兩個英國紳士，像野人一樣光着身子，握緊拳頭在打架，你給我一拳頭，我給你一拳頭，直打得他們的骨頭像聯隊里敲的大軍鼓一樣響。不瞞您說，這兩個英國人在拚命，原來是為了爭您的狗。不過，辣斯克看見了我，猛的一掙就把繩子掙斷了，一眨眼工夫，這家伙就到了我的後面。您也想得到，那一伙子人不會留在後面不追的。我沖進樹林。辣斯克跟着我。幾顆子彈噓噓的從我耳邊飛過。辣斯克叫着，幸好他們沒聽見，因為他們在喊着：‘French dog! French dog!’^①

① 英文：法國狗！法國狗！

倒好像您的狗不是一条又好又漂亮的聖多明各^①狗似的。我不顧一切，穿过乱叢棵子，正要出來的时候，迎面來了兩個穿紅軍服的人。我用軍刀解決了一個，要是另外一個手槍里沒有裝子彈，我准可以把他也一起結果了。您瞧我的右胳膊。沒关系！French dog朝他的喉嚨直扑过去，就像他是它的一个老相好似的。我可以向您保證，他們的擁抱可真親熱……英國人倒下來，給掐死了。原來，这个家伙像一個窮人追一個神學院的學生一樣追我，就是為的这个緣故！臨了，達德終於回到軍營里了，辣斯克也回來了。我唯一的遺憾是仁慈的上帝不願意再放我明天去作戰了。我說完了！”

老軍士想到自己不是在作戰的時候受的傷，臉上露出了郁郁不樂的神情。

“達戴！……”上尉激怒的嚷道。隨後他又比較溫和的補了兩句：“你怎么瘋到这个地步？為了一條狗，去冒生命危險。”

“不是為了一條狗，上尉，而是為了辣斯克。”

道維奈的臉色變得完全溫和了。軍士接下去說：

“是為了辣斯克，為了布格……的狗。”

“够了，够了，我的老達德！”上尉用手蒙住眼睛，嚷道。“過來，”默默的過了一會兒以後，他又說，“靠在我身上，我們上野戰醫院去。”

達戴恭敬的推辭了一番，就順從了。在這段時間里，那條狗因為高興，把主人的那塊漂亮的熊皮已經啃掉了一半。它也站起身來，跟着他們倆。

① 聖多明各：即現在的海地島，是大安的列斯群島中的一個島。原為西班牙殖民地，一六九七年西班牙將該島西部割讓法國，一七九五年將南部亦割讓法國。

二

这段插曲很快就引起了那些心情愉快的、正在講故事听的人的注意和好奇。

有些人，不管自然的命运和社会的变迁把他们放在什么地位上，他们总能引起一定程度的尊敬和兴趣，莱奥保尔·道维奈上尉就是这样的一种人。然而，初看上去，他也许没有一点突出的地方；他的态度冷淡，脸上总是露出对什么都漠不关心的神情。热带地方的太阳把他的脸晒黑了，却没有使他的言语和举动变得活泼起来。那些在殖民地长大的人，这种言语和举动的活泼总是和常常显得很大方的漫不经心的态度结合起来的。道维奈不大说话，也很少听人说话，可是随时都准备着行动。他总是第一个跨上马鞍，最后一个回到帐篷里，他好像要借着肉体的疲劳，来摆脱重重的心事。这些憂郁、嚴肅的心事在他的额上刻划出許多过早的皺紋，决不是能用对别人訴說的方法來消除的，也不是随便在閑聊的时候可以提出來討論的。莱奥保尔·道维奈的戎馬生涯不能搞垮他的身体，然而我們所謂的内心冲突却仿佛使他感到了無比的疲劳。他尽量避免跟人談論，正像他尽量尋找作战的机会。如果，有时候他讓自己参加了談論的話，他也只是說个三四句富于常識和理由充足的話，等到說服了对方，就立刻打住，一边說：“这又有什么用呢？”然后走开，到指揮官那里去問問在等候开火或進攻的時刻到來以前，这段時間里有什么可以讓他做的。

同伴們原諒他的冷淡、慎重和沉默的習慣，因为不論在什麼時候，他們都覺得他厚道、溫和，而且可親。他冒过好多次生命的危險救了他們中間許多人，而且他們都很明白，他的口虽然难开，他的錢袋至少從來不关緊的。軍隊里的人都喜欢他，原諒他，而且相

當的尊敬他。

然而他還很年輕。很多人都會猜他有三十歲，其實他離三十歲還遠呢。他在共和國^①軍隊里作戰雖然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可是他們却並不知道他以前的經歷。除了萊斯克，只有一個人能夠得到他的親近的表示，那人就是達戴軍士。達戴軍士是跟他一起加入聯隊的，一刻也不跟他分開，偶爾會含含糊糊的說兩句關於他從前的生活情況。他們知道道維奈在美洲曾經遭受到很大的不幸；他在聖多明各結了婚，他的妻子跟全家都在那幾次可怕的屠殺中遇了難。那幾次屠殺標志出革命運動傳入了那個美麗的殖民地。在我們的故事發生的那個時期里，像這一類的悲慘事件是那麼常見，所以對這些不幸形成了一種普遍的同情，每一個人都同情別人，也受到別人的同情。因此他們對道維奈上尉受到的損失，倒還不如對他忍受這些損失的態度來得同情。因為在他那冷冰冰的漠不關心的態度後面，有時候可以看出一種無法醫治的精神上的創傷。

只要戰事一開始，他的臉就變得寧靜了。在戰鬥中，他表現得非常勇敢，倒好像他想當將軍似的；等到獲得了勝利以後，卻又謙虛得像他只想做一個小兵。他的同伴們看見他把榮譽和軍階不放在心上，不明白他為什麼在開火以前好像指望什麼東西似的，他們當然也決猜不到道維奈在戰爭中所抱的希望只是死。

人民派到軍隊里去的代表，有一天在戰場上，派他擔任旅長；但是他拒絕了，因為和隊伍分開，他就得離開達戴軍士。隔了幾天，他自願指揮一次有危險性的遠征，出乎一般人的料想和他自己的願望，他居然回來了。這才聽見他對於拒絕提升這件事表示後悔。“因為，”他說，“敵人的炮彈既然總放過我，那麼一向打擊那些升官的人的斷頭台，說不定會要我的。”

① 共和國：指法國一七八九年資產階級革命後，於一七九二年建立的第一共和國。

三

上面談到的这个人走出了帳篷，他剛一出去，以下的這些談話就談到他的身上。

“我可以打賭，”亨利中尉大聲說，一邊擦着他的紅靴子。狗在走过他身边的時候，落了一大塊泥在他的靴子上。“我可以打賭，哪怕是把昨天我們在將軍的大糧食車里看見的那十筐子馬德拉酒①，拿來換上尉那條狗的破爪子，他也一定不肯的。”

“嘖！嘖！”巴沙爾副官高興的說，“那可不值得。現在那些筐子都空了，這個我還知道一些；而且，”他比較正經的接下去說，“三十只空瓶子，您也得承認，中尉，可比不上這條可憐的狗的爪子，它的爪子至少還可以做一個門鈴的柄兒。”

副官說這些話的時候態度很嚴肅，大伙兒都禁不住笑起來。只有一位巴斯克② 驃騎兵里的年輕軍官阿弗雷德沒有笑，他露出不滿的神情。

“各位先生，剛才發生的這件事，我看不出有什麼地方可以讓人開玩笑的。我自從認識了道維奈以後，就一直看見這條狗和這個軍士跟他在一起，這就使我發生了興趣。最後，還有剛才这一幕……”

阿弗雷德的不滿和大伙兒的哄笑使巴沙爾不高興，巴沙爾打斷了他的話，說：

“剛才这一幕是很動人的。還要怎樣！一條已經失掉了的狗找着了，一個人打斷了胳膊！……”

“巴沙爾上尉，你錯了，”亨利說，把一只他剛倒空了的酒瓶扔

① 馬德拉酒：大西洋中馬德拉島出產的葡萄酒。

② 巴斯克：西班牙和法國交界的比利牛斯山西部一地區。

出帳篷，“这个又叫作比埃罗的布格，大大的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巴沙尔已經要發脾气了，他看到他原來以为是空的酒杯，盛得滿滿的，他的怒气也就平息了。道維奈回來，一声不响的坐了下来。他还顯得郁郁不乐，可是臉色比較平靜了。他看上去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周圍人說的話，他連一句都沒有听進去。跟在他后面的辣斯克，在他脚旁躺下來，不安的望着他。

“您的酒，道維奈上尉。尝尝看。”

“啊！謝天謝地！”上尉說，他以为自己在回答巴沙尔的問話，“伤并不危險，胳膊並沒有断。”

上尉的战友們对他不知不觉的都有了的那种敬意，使亨利想要大笑又忍住了。

“既然您不担心达戴的伤了，”亨利說，“我們大伙兒都同意每个人要講一段我們的遭遇，來消磨露營的長夜，我的好朋友，我希望您實踐您的諾言，把您的癱腿的狗和布格……的故事跟我們說一說，我不明白，那簡直是一个直布罗陀的人怎么又叫比埃罗！”

這個問題是用半正經半开玩笑的語气提出來的。要不是大伙兒都跟这位中尉一起向他要求，道維奈决不会答理的。

道維奈終於答应了。

“各位先生，我一定滿足你們的要求；不过，你們不能期望过高，我說的只是一个很簡單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面我扮演的是一个極不重要的角色。如果你們看了达戴、辣斯克和我中間所有的感情就指望有什么离奇的事，那么，我預先通知你們，你們錯了。我开始講啦。”

大伙兒都寂靜無声了。巴沙尔把他的水壺里的白蘭地酒一口喝干，亨利裹上了那塊給狗啃掉了一半的熊皮來抵御夜間的寒風，而阿弗雷德却把“mata-perros”^①这个加利西亞^②的曲子哼完。

道維奈沉思了一会兒，仿佛他在回憶很久以前就被其他的事

情代替了的一些事情；最后，他慢吞吞的，低声的，断断续续的讲了。

四

我虽然生在法國，可是很早就被送到聖多明各我的一位叔父家里。他是一个很有錢的殖民者，我應該娶他的女兒做妻子。

我叔父的產業靠近加利費炮台，他的種植園占了阿居尔平原的大部分土地。

这个不幸的位置，詳細的描寫起來你們一定不会感到兴趣，它却正是造成許多灾禍和促使我家破人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八百个黑人耕种着我叔父的龐大的土地。我得向你們承認，这些奴隸的生活本來就够惨的了，再加上他們的主人的殘忍，就变得更惨了。我叔父就是那些長时期習慣了絕對独断独行、心腸已經變硬了的種植園主中間的一个（幸好他們的人數有限）。他已經养成了只要他眼睛一动，別人就得服从他的習慣，一个奴隸哪怕是稍微迟疑一下，也要受到最苛刻的懲罰，他的孩子們去說情往往反而会更增加他的怒火。因此我們常常只得暗底里來減輕我們無法阻止的苦難。

“怎么！多动听的詞句啊！”亨利湊近他旁边的人，悄悄的說。“嗯，我希望上尉談到那些从前的黑奴的苦難不要忘了在人道职责等等方面略微也談一談。至少在瑪西阿克俱乐部③离不开这一套。”

“謝謝您，亨利，使我免得鬧成大笑話，”道維奈聽見了他的話，冷冷的說。

随后他又繼續往下講。

在所有那些奴隸中間，只有一个得到我叔父的寵愛。这个人

是一个“格里夫”^④种混血兒的西班牙籍的矮子，是牙買加島^⑤总督爱番漢姆爵士送給他的。我的叔父在巴西住过很久，已經染上了葡萄牙人的窮奢極侈的生活習慣，喜欢在他周圍有一群和他的

① 西班牙文：驅狗打獵的人。

② 加利西亞：西班牙西部的一个古省名。

③ 我們的讀者一定忘記了亨利中尉所談到的瑪西阿克俱樂部是一个“同情黑奴者”的团体。这个俱乐部于大革命开始时期在巴黎成立，当时在殖民地爆發的起义运动，大部分是由这个俱乐部煽动起來的。

讀者也許还会对年輕的中尉嘲笑“博爱主义者”时，所采取的那副有点狂妄的輕率态度，感到驚訝，因为“博爱主义者”受到刽子手的保护，在那个时期里还很有势力。可是我們應該記得在恐怖时期前后和恐怖时期內，思想和言論的自由已經避難到軍營里去了。这个尊貴的特权不时的还要牺牲掉一个將軍的头；然而它却从一切非难里把被國民議会的告發人叫做“萊茵軍隊的紳士”的那些士兵的如此輝煌的榮譽挽救出來了。——原注

④ 一个詳細的解釋，对了解这个名詞的意义，也許是必要的。

莫罗·德·聖梅利先生發展了弗蘭克林的學說，根据混血居民的不同的膚色，分成許多种屬。

他假定一个人是一百二十八个部分合成一个整体。这一百二十八个部分在白人身上完全是白的，在黑人身上完全是黑的。

从这个原則出發，他推定一个人离着一种膚色或者另一种膚色越近或者越远，那要看是否离着那个做为平均数的六十四越近或者越远。

按照这个學說，一个人沒有八个白的部分，就被認為是黑人。

从黑的膚色到白的膚色，分成九个主要的組，在这九个組之間按照所俱有的这种膚色或那种膚色的部分的多少，还分成許多分組，这主要的九种是：“薩卡特拉”“格里夫”“瑪拉布”“米拉特”“加特隆”“梅蒂斯”“瑪姆呂柯”“加尔特龍耐”“混血”。

“混血”繼續和白人結合，到最后可以說跟白人混得不易分辨了。但是我們还是可以确定的說，他身上总还有某一部分保留着他的种源的不可磨滅的痕迹。

“格里夫”是五次結合的結果，可能有二十四到三十二个白的部分和九十六到一百零四个黑的部分。——原注

⑤ 牙買加島：大安的列斯群島中的一島，是英國的殖民地。

財富相配的僕役。許多奴隸給訓練得像歐洲僕人一樣來服侍他，使得他的家裏有了一種像貴族人家的氣派。為了要使什麼都不缺乏，他叫愛番漢姆爵士送給他的那個奴隸當他的小丑，模仿那些封建王侯的宮廷都有的那些弄臣。我得說明，他被中選是非常僥幸的。有些人外形怪得不是叫人發笑，就讓人覺得是怪物。“格里夫”種的阿皮勃拉（這就是他的名字）就是一個這樣的人。這個丑陋的矮子長得又矮又胖，腆着個大肚子，不過他那兩條細長的腿走起來快得出奇，他坐下來的時候，就盤在他身子底下，彎得像蜘蛛的腿一樣。他那個大腦袋深深的陷在兩個肩膀中間，上面倒豎着一大堆跟羊毛似的鬚曲的紅頭髮，一邊一個大耳朵，大到阿皮勃拉的伙伴們常常說：他哭起來就用耳朵來擦眼淚。他臉上總是在做怪相，可是沒有一個怪相是相同的；這種表情的變化至少叫他的丑相有了千變萬化的好處。正因為他這種少有的畸形和始終如一的愉快心情，我叔父才喜歡他。阿皮勃拉是他得寵的人。其餘的奴隸們都給工作壓得喘不過氣來，可是阿皮勃拉呢，他的唯一的職務就是搖着極樂鳥羽毛做成的大扇子，跟在主人後面，替他趕蚊蚋。我叔父叫他坐在腳跟前的蘆席上吃飯，總是從自己的盆子里分一點兒自己喜歡吃的菜給他。因此阿皮勃拉受了這樣仁慈的待遇，顯得很感激；他使用他的弄臣的特權，他的什麼都可以說，什麼都可以做的權利，只是為了一邊做怪相一邊說些傻話來給主人解悶。只要我叔父略微有點表示，他馬上就像猴子那樣靈活、狗那樣馴伏的飛奔過去。

我不喜歡這個隸奴。他那卑躬屈膝的樣子未免太下賤了；做人奴隸並不一定失掉人格，做人僕役才真正可鄙。我看見那些不幸的黑奴整天干的活兒，身上沒有衣服來掩蓋他們的鎖鏈，我對他們深深的感到善意的同情；不過，這個丑八怪，這個穿了一身鑲了金邊、釘了鈴鐺的可笑的服裝的，好吃懶做的奴隸，却叫我十分

的瞧不起。再說，这个矮子用他的卑下博得了大家的主人的信任，可是，他并不利用这种信任來为他的弟兄們行好事。他主人常常施刑罰，然而他從來沒有求过一次情；甚至有一天，他以为只有他一个人跟我叔父在一起，有人听到他劝我的叔父要更加嚴厉的对待他那些倒霉的同伴。其余的奴隸，应当怀着憤怒和嫉妬的心情來看他，可是，他們好像并不恨他。他在他們中間激起了一种敬畏的情緒，这种敬畏的情緒跟友爱的情緒沒有一点相似的地方。他戴着釘了鈴鐺、用紅墨水繪上了稀奇古怪的符号的、又高又尖的帽子，在他們的茅屋間走过，他們看見了就互相低聲的說：“他是一个‘奧比’^①。”

我現在講了這許多瑣瑣碎碎的事情，來引起你們的注意，可是当时，这些事情我一点也不关心。我已經整个的沉浸在純潔的爱情里了，这种爱情是任何东西都摻不進去的；这种爱情，那个决定了要嫁給我的女人从小就感受到而且分享到了。我除了瑪麗以外，对任何人都不会怎么关心。我从小就習慣把这个已經多少像我的親姊妹的女人看成我的未婚妻，在我們之間有了一种誰都不会了解的感情，如果我說我們的爱情是兄妹間的忠誠、強烈的热情和夫妻間的信任混合起來的話。很少人早年过得比我更幸福；很少人在美好的气候里，感到他們的心灵在对現在覺得幸福、对將來充滿希望的和諧里始終欣悅。我差不多一生下來，就处在富裕滿足的環境里，有了在那个地方單憑着我的膚色就可以享受的种种的特权，我靠近了我一心一意愛着的人过日子，而且只有我的父母才能阻止我的爱情，可是他們却也贊成。而那一切都是在熱血沸騰的年紀里，在永远是夏天、大自然又是那么可爱的地方，我还需要什么才能使我盲目的相信我的愉快的命运呢？我还需要什么才有权利

① 奧比：黑人的巫師。

說，很少的人的早年比我過得更幸福呢？

上尉說到這兒停了一會兒，就好像他無法把他這些幸福的回憶說出來似的。隨後，他用非常傷心的腔調繼續說下去：

“真的我現在更有權利說，沒有一個人最後的日子會過得比我更可悲的了。”

他好像在他的痛苦的情緒中又恢復了他的力量似的，接着用堅決的聲音說下去。

五

我就是在这些夢想和盲目的希望中活到了我的第二十个年头。这个年头應該在一七九一年的八月里滿了，我叔父揀定这个时期，要我和瑪麗舉行婚禮。你們很容易理解到，幸福的日子已經这样迫近，幸福的思潮把我所有的官能都吸引住了；你們也很容易理解到，当时在殖民地已經醞釀兩年之久的政治糾紛，留給我的記憶該是多么模糊。所以德·貝尼埃伯爵，德·勃朗石蘭德先生，或者遭到慘死的德·毛杜依上校，我都不講了。北部的“省”議會和後來因為認為“殖民地”這個字眼包含奴役的意味而改稱“總”議會的“殖民地”議會間的衝突，我也不打算多說了。在当时攪得人人不安的這些不幸事件，只是因為它們後來帶來了許多災難，所以現在還能引起人的注意。對我來說，在海角①和太子港②互相猜忌而分裂的這件事中，我要是有一個意見的話，那也必定是支持海角的，因為我們住在屬於海角的地區上，而且是支持省議會的，因為我叔父是省議會的議員。

① 海角：聖多明各島北部一城市。現名海地角。

② 太子港：聖多明各島南部一城市。